

琅邪代醉編

世九之三十一

			一八七	漢書門
		一九六		
	一	九		
	一	九		
二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一		漢
八	八		書
函	二		
	七		
六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76
冊數	20 (15)	
函號	303	6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我邪代醉編卷之二十九

淺草文庫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暨陽陳性學所卷父校

女媧配享

宋崇寧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蓋

傳記闕也。用脩曰緯書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

之音命金氏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

又令垂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氏之臣也若以緯書不

足信則伏羲氏之鳥明金提軒轅氏之風后力牧亦緯

書也。

女媧聖男

女媧氏繼伏羲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為古聖女伏羲之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夫人名女媧猶國名女貞又如左傳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女偶女商孟子所謂馮婦果皆婦人乎席上腐談

后土

書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即厚也古字后厚通用也揚州后土夫人祠塑后土為婦人像謬矣月令云其神后土注云顓頊帝之子孫祭法三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左氏傳云共工氏有子曰

共

句龍為后土此豈婦人哉古者天子稱元后諸侯則為群后若以厚土為婦人則后燕后稷亦可為婦人乎席上腐談

尸

古人祭祀皆用尸社稷五祀俱有之廢尸不知起于何時我朝有事太廟列聖神主皆一人拱手扶立受享至世宗皇帝乃設主于座上豈有古尸之遺意乎

孔子稱號

魯哀公誅孔子為尼父西漢平帝謚孔子為褒成宣尼

五經傳解詁 卷之二十九
父東漢和帝封為褒尊侯。隋文帝贈為先師尼父。唐太宗升為先聖。高宗贈為大師。玄宗謚為文宣王。宋真宗謚為玄聖文宣王。繼改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我世宗皇帝定廟號為至聖先師孔子。

孔廟

魯哀公立孔子廟。俾百戶守之。西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元帝命太師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東漢光武過闕里。命大司空以太牢祀孔子。明帝詣孔子宅。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西晉懷帝詔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武帝詔魯國四時祀孔子及弟子。

帝親釋奠。以顏子配享。唐高祖令有司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加爵土。太宗詔別祀周公。州縣皆立孔子廟。以顏子配享。及祀左丘明子夏等二十二人。高宗詔以周公配武王。特祀孔子。玄宗詔國子監及諸州孔子南面坐。被王者服。釋奠用宮懸。宋太祖詔祀孔子。用永安之樂。神宗春秋釋奠。以孟子配享。徽宗以曾子子思配享。國朝成化間。詔天下孔子廟。祀加樂舞八佾。邊豆十二。按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則先聖先師之稱。其來久矣。不知當時所祭者何人。後世祭孔子之後。則前代所謂

先聖先師者遂廢而不祭耶非所以安夫子之心也亦非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之意當廢時更無一人議及何也
郊祀志其二氏子曰句龍死為社祠烈山氏子曰柱死為稷祠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湯伐桀欲褻夏社不可作夏社乃褻烈山于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祠社稷因革甚明乃祀於學宮者漫無可考何耶

專祀

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曰准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子俱配宣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改周公為先聖黜孔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並為從祀按禮記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鄭康成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又曰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注曰周公孔子也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更為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制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而今新令輒事刊改但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功比王者祀之儒館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極文喪之弊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宏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載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降奔葉繼侯崇奉其聖迄于今日胡可降茲先哲俯入先師且又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舊禮配享武王也

配享

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子一人東漢時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史記列傳身通受業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

冉邴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懸豐史記有鄭國申黨顏何家語不載而載薛邾申績杜佑通典載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又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枵琴牢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何子容曰今世所傳家語僅七十五人懸豐今家語作懸亶字子蒙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不及焉家語薛邾字子徒申績字子周與史記鄭國申黨同字蓋邾即國也績即黨也論語釋文申枵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績史記云申崇字周家語云申績字周今史記以崇為黨以績為績其為訛寫無疑後漢

王政云有羔羊之潔無申黨之欲是以棖為棠也史記
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今圖有黨無棖是以黨為棖也
唐宋加封申黨申棖尚列從祀薛邦之為鄭國姓名猶
頗相遠二申猶二琴也不祀二琴而祀二申何耶嘉靖
九年釐正祀典罷公伯寮秦冉顏何之祀祀林放蘧伯
玉于鄉而去黨存棖去薛存鄭于是從祀之典始無餘
憾然祀典所載止七十有六人尚缺其一子容深以縣
亶未列為嫌不知當世廟時何無及亶者諸賢中有縣
成字子祺豈即亶耶何名與字皆非也况子祺從祀已
久子容何為惜之果如子容之說則家語七十七人之
數適相符矣子容謂弟子姓氏之可信者莫過家語然
今世所傳則已多一人索隱所云則尚少一人不知又
將何以為據若亶則七十五人中已自有其人矣筆之
以俟議禮君子

十哲中躋進子張蓋史記列子張於諸賢之先故從之
抑或有別據但據論語中夫子不甚許可而有若南容
宓不齊諸賢夫子每亟稱之舍彼取此諒必有說至若
史記載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
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兩具已而
采兩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

於畢俾滂沱矣。昨莫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嘿然無以應。弟子退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此等語乃如今村塾童子問澹臺滅明。是一人是二人之類。而以誣有子。良可笑也。

從祀

儒先從祀孔廟。起唐。大宋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故于太學祀之。漢有醇儒如董仲舒。而不及焉。何子容曰：子書儒家有公孫尼子者。漢志

以為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為孔子弟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李善文選註載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馬總意林引劉歆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公孫尼子。蓋不啻公穀比。而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人。其言可補六藝之文。非有功于聖經者。邪。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諸傳會。訓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我太祖高皇帝祀仲舒而黜楊雄。英宗朝。旋舉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吳澄之祀。弘治九年。復進楊時。嘉靖九年。去公伯寮等二十人。或罷祀。或祀于其鄉。則吳澄復黜。而進后倉王通等五人。隆慶五年。進本朝薛瑄。萬曆十二年。進王守

仁陳獻章胡居仁真合天下萬世之公論矣何子容又以公孫尼子之封祀未行於今日為歎闡幽發潛意甚勤矣其論之當否尚有待于議禮君子

孟廟

孔廟從祀歷代詳議至我朝列聖稱無憾矣孔廟而下若孟廟人無議者然從祀大典似亦不可以其亞聖而略之如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北宮黜孟施舍不過勇士之流皆儼然受俎豆之榮至其配享獨取樂正子夫樂正子豈不誠賢然未聞有所發明若知言養氣等議論俱自公孫丑發之伊尹柳下惠孔子等聖品俱

自萬章發之如二子者豈肯多讓於樂正子耶

聖表

祖庭廣先聖四十九表采于蕞弘之所談姑布于卿之所稱老萊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遷輩之所述者蓋云備矣然緯書載所謂胸應矩舌理七重及鈞文在手等處又弗及焉是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歟漢文翁圖先聖遺像今不復見而天下學宮石刻唐吳道玄筆鬚髯甚盛質諸前所云又未嘗及鬚髯也黃鞏伯答何子容書曰攷元儒黃四如先生記孔聖遺像惟宗廟小影為真孔叢子子思告齊君亦云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侯

王不以此損其敬後世偶塑轉異美髯長鬚未審何據
大史公所謂鈞之未睹容貌者也今闕里有行教圖是
小影他如凭几乘輅及司寇等像亦盡鬚鬣殆亦踵世
本傳誤之故

壯繆

桑榆漫志關雲長聽天師召使受戒護法乃陳妖僧智
覬宋佞臣王欽若附會私言至於降神助兵諸怪誕事
又為腐儒收用疑以傳疑予以既為神將聽法使矣解
州顯異有錄據矣諸所怪誕或黠鬼假焉亦難必其無
也但傳公謚繆壯乃為不學者所疑當讀為穆如秦繆

魯繆是也謚法壯為克亂不遂穆為執義布德玉泉顯
聖羅貫中欲伸公冤既援作普淨之事後轉合傳燈錄
中六祖以公為伽藍之說故僧家即妄以公與顏良為
普安侍者殊不知普淨公之鄉人曾相逢以禮而普安
元僧江西人見佛祖通載鬲絕甚遠何相干涉是因伽藍為
監從之神普安因人姓之同遂認為監壇門神侍者之
流也此特襲公之甚修七王元美曰宋崇寧時蚩尤神壞
蓋池帝敕天師張虛靖召關羽勝之蓋池復故封羽為
真君今所傳祠廟尚有破蚩尤畫壁按黃帝經序云黃
帝殺蚩尤其血化為鹵今之解池是也則蚩尤之主蓋

池其說久矣

真武

太和山真武像披髮跣足相傳永樂時塑像不識其貌請之文皇帝時成祖正披髮去膺云當如我然真仙通鑑載宋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臣同張淨虛天師奉請乃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塞於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巨足塞於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慈悲既沐降臨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見身

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劍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寫成忽不見次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竊恐真君未易降於人間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本藏於閣下乞取對之可見真偽乃宣取展看與見本更無差殊帝愈悅則真武本像如是非取像於成祖皇帝也因記此

雲長

胡應麟曰古今傳聞訛謬率不足欺有識惟關壯繆明燭一端則大可笑迺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蓋繇

王平个酉
卷之五
勝國末村學究編魏吳蜀演義因傳有羽守邛見執曹氏之文撰為斯說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贊其大節遂致談者紛紛按二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並無此文演義何所據哉元詞人關漢卿撰單刀會雜劇雖幻妄然魯肅傳實有單刀俱會之文猶實于明燭也斬貂蟬事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然羽傳注稱羽欲娶布妻啓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則非全無所自也按明燭事雖無據然使雲長處此實能為之但非雲長難事耳娶布妻事雖有注據却是誣雲長胡生失去取矣

城隍

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緡雲縣令李陽冰躬禱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乃自西谷遷廟於山顛以答神休宋宣和中緡雲以陽冰篆書舊文重勒諸石今尚存此城隍見於書傳之始歐陽公云當時天下皆有城隍神而縣則少也范文甫嘗問伊川到官三日例謁廟伊川曰止如社稷先聖古先賢哲曰城隍何如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張南軒治桂林毀淫祠堂後見土地祠令毀之曰不經况自有城隍在諸生問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為

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惟社稷為正。陸游嘗記鎮江府城隍廟。謂故祀漢紀信。莫知所始。又嘗云。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猶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禱報賽。獨城隍而已。禮不必皆出於古。元吳草廬亦嘗記江州城隍廟云。江右列郡以漢潁陰侯灌嬰配食。或者以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我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帝。開封臨濠太平三府和滁二州者王。餘為公。為侯。為伯。三年改題曰某處城隍之神。四年。勅郡邑里社各設無嗣鬼神壇。以城隍主祭。鑒察善惡。未幾復令新官赴

任。必先謁神。與誓期。陰陽表裡以安下民。蓋凡祀祭之文。禮儀之詳。悉出上意。於是城隍之神重於天下。蔑以加矣。水東日記

何子容曰。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唐李陽冰緡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然。成都城隍祠。大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為然。又蕪湖城隍。建于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燕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徧天下。或賜額廟。或續封爵。或遷就附會。各有一人。以為神之姓名。如鎮江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

皆以為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為灌
嬰是也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贊天育人張
九齡祭洪州城隍文城隍是保民庶是依前代崇祀之
意有在矣

始蘇城隍廟神乃春申君也按史記春申君初相楚後
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因城故吳墟以為都邑吳地
志亦云春申君嘗造蛇門以禦越軍其廟食於此也固
宜越絕書云吳伐楚封春申君於吳其
說又俱不同要當以史記之言為正

杭州城隍周新廣東南海人永樂中為御史後為湘江
憲使在內名為寒鐵在外稱為神明後因紀綱之謗被

害彭參政作公傳曰上常見衣紅者立日中問為誰
云臣周新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云

文正

洪武初莆田林鎬為工科給事中太祖欲開陝岱以
通運鎬奏罷之後以他事謫丞龍泉患病傷寒氣已絕
而體尚溫鎬瞑目間見力士捧之至一朱門內有大殿
一紫袍危坐其上厲聲云著林鎬善惡評報鬼引至一
所楣曰善惡公境中一人抱笏肅然案前一衡從吏持
二札置之兩旁善則甚輕俄一叟空中而下手一黃卷
擲于善旁而去曰此林鎬罷行役諫章也生有大善鬼

使復押鑄至大殿忽聞呼云托生者某變性者某還魂者林鎬鬼使持鎬出鎬問曰紫袍者誰曰宋叅知政事范仲淹也遂甦因吐顛末西樵野記成化辛丑長洲瓜涇小民王敬病死一日復甦云病篤時有吏追之見主者坐殿上判官方與吏胥運筭敬因潛聽乃筭商學士俸祿筭訖覆云大學士尚有數月小學士只有月餘既引敬主者驚曰誤矣非此王敬也急放回敬竊問殿上主者為誰曰范叅政仲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無恙既而學士良臣病死久之老乃卒如其言志怪錄

萊公擒虎

寇萊公有妾舊桃隨南遷再移光州舊桃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為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州天竺寺萊公諾曰吾去非久也何之桃曰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公當為地下主者浮提王也公不乂亦亡有王克勤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勤詢後騎曰公何往曰閻浮提王交政也隋時有人疾篤忽驚走至韓擒虎家云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曰閻羅王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而卒

奎宿

崇觀間京下用事拘以黨籍禁蘇文忠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醮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可知為此宿者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行營
雜錄

列星

神仙傳說上據辰尾為宿歲星降為東方朔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生無歲星博物志蕭衍為昴星李由為長庚星劉晝新論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按崔浩傳火星下秦分為老君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有脈七十二歲而生於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腹而生長一十二尺佛者木號什迦文即天竺什迦衛國王之子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生有三十二相當周莊王九年魯莊王七年夏四月常星不見夜明是也東方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由知朔知朔陸太伍公耳亡後

武帝得此語召太伍公問之答以不知曰公何所能曰
頗善星曆帝問常星皆俱在否曰諸星俱在獨不見歲
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旁十
八年而不知歲星慘然不樂
我朝胡忠安濛為狼星

文星典吏

杜子美十餘歲夢人令采文于康水覺而問人此水在
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鵞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
天使汝下謫為唐世文章海雲誥已降可於豆壠下
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本在陳芳國九夜

捫之麟篆孰聲振扶桑亭天福後因佩入慈市歸而飛
火滿室有聲曰邂逅繼吾令汝文而不貴出文覽

留元長與白玉蟾同師陳楠玉蟾嘗言紫薇垣中九皇
星之三曰紫清紫元紫華以候校劫運之錄降人間十

世已即紫清也元長因號紫元云廣州志

堯翼之星精在南方色赤舜斗之星精在中央色黃禹

參之星精在西方色白湯虛之星精在北方色黑文王

房之星精在東方色青感精符注

北斗為人

童謠國史纂異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為人至西市

飲酒使人候之見七僧共飲一石太宗召之七人笑曰
此必淳風小兒言我也忽不見

五星形貌

世之畫五星者形貌怪異道家塑像亦如此因為攷之
得于晉天文志凡五星降於地為人歲星為貴臣熒惑
為童兒歌舞謠戲填星為老人婦女太白為壯夫辰為
婦人若以此為畫則有所本矣倚覺

北斗廉貞將軍

裴令公少時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將軍宜祭以清酒
當為助裴自此不懈及為相事繁乃遺忘後有女巫云

廉貞將軍遣某傳語太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
公何不謝之公乃沐浴祭奠見一人金甲持朱戈長三
丈餘向北而立公驚悚自此復遵奉也逸史

神降莘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內史過曰是何神也對
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憑
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照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
一不遠遷徙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按周之始祖后
稷其母姜嫄履帝武敏歆猶曰神感其誠而祐之也房
后以爽德協丹朱而生穆王則是房后與朱交而生矣

豈有周八百歷年而盡爲丹朱後也可爲一笑

觀世音

胡應麟說觀音大士絕不聞有婦人稱王長公取楞嚴
普門三章合刻爲大士本紀而著論以闢元僧之妄嘗
考法苑珠林宣驗冥祥等記觀世音顯迹六朝至衆其
相或菩薩或沙門或道流絕無一作婦人者及觀宋壽
涯禪師詠魚籃觀音窈窕風姿都沒賽清冷露濕金欄
壞之句及甄龍友題像有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之句
乃知其訛皆起于宋人而元僧謏陋無識遂以爲妙莊
王女可笑也胡君此說蓋本王長公之意而考證於楞

嚴珠林等書詳矣妙莊公主之說誠誕然謂女相起於
宋元則似未然如什元楚廬山東林記有危冠百寶風
容動搖之語僧皎然觀音讚有慈爲兩兮惠爲風灑芳
襟兮襲輕珮之句此豈非婦人服相今吳道子畫像猶
尚刻石滁州垂瓔帶釧全無沙門菩薩之狀夫釋家之
事吾儒所不道如觀音或言於諸先覺猶孔門之有亞
聖或言開闢以前太虛一氣之初卽有觀音出世此其
怪妄不足信佛氏以佛爲六通菩薩爲五通則亞聖之
說爲近之至其爲男爲女雖不可知然謂女形始于宋
元則未深考耳應麟又取太原郭宣及張景興妻桎梏

等事為證最為可笑。此正後世崇奉妄誕之詞，豈有是事而欲以定大士是非耶？陋矣。佛書觀音像如唐文宗蛤蜊中像，稱菩薩東魏孫德敬救死像，有三刀痕，稱高王僧家常稱曰大士。宋錢忠懿做夢白衣者，稱天人俱非。婦人稱但婦人像不起于宋元。嘗考佛書感應傳稱元和十二年菩薩大慈悲力欲化陝右，示現為美女子人求為配曰：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之黎明徹誦者二十輩。女曰：一身豈能配衆，可誦金剛經。至旦通者猶十數人，女復不然。其請更授以法華經七卷，約三日。至期獨馬氏子能通。女令具禮成姻，客未散而女死，葬之。數

日有老僧杖錫謁馬氏，問女所由。馬氏引之，葬所以錫撥之尸已化。惟黃金瑣子之骨存焉。僧以錫挑骨飛空而去。故有馬郎婦之稱。泉州璨和尚贊曰：丰姿窈窕，鬢歌斜賺煞郎君。念法華一祀，骨頭挑去後，不知明月落誰家。此事在唐憲宗時。或者唐時相傳有變女相事故。吳道子輩因畫為婦人耶？然亦非始元和也。宋李方叔画品載觀音像錄于左。

大悲觀音像唐大中年范瓊作，軀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穩。與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襄陽東津大悲化身自作畫像，意韻相若。蓋臂手雖多，左右相

應混然天成所執諸物各盡其妙其盧楞伽曹仲宣之徒歟

補陀觀音像蜀勾龍夫作具天人種種殊相寶珠纓絡銖衣紺髻使人瞻之敬心自起所居補陀落伽山在海岸孤絕處烟巒蒙密佳氣藹然嘗與德麟兩後望襄陽鳳林諸山氣象畧相似頗恨是中無此大士也

被髮觀音變相在水中石上襲衣寶絡被髮按劍而坐非近時所能為必五代或晚唐名筆細而有力似吳道玄獨設色太重衣上花文不類吳筆或云朱繇疑或是也觀世音聞聲以示現今此形相世所罕作吾弗知其為何等身得度故現此身而為說法也

長帶觀音龍眠居士李伯時作名公麟登進士第以文學有名于時學佛悟道雅好畫士大夫謂鞍馬愈韓幹佛像近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今觀此像固非世俗可彷彿而紳帶特長一身有半蓋出奇玄異使世俗驚惑而不失其勝絕處也比見伯時為延安呂規文吉甫作石上卧觀音像前此未聞有此樣亦出奇也唐闕立本楊炎能畫不害其為貴人王維鄭虔能畫不害其為資士國朝燕龍圖穆之宋郎中復古與伯時皆能畫何愧於古耶按畫品所載大抵唐及五代之畫

然或云紺髻或云被髮或云長帶多似婦人裝飾蓋觀音聞聲示現故二臂可作三十六臂男女豈能定執總是佛家荒唐不必夢中說夢

王詵學李成法以金礪為之似古觀音寶陀山狀作小景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米芾畫史

神像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獨為字有廟江孺乃為婦人狀龍圖閣直學士陳公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堦女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時稱佳句

祠廟之訛甚多彭郎小姑固世所共知其最可笑者荆中有西門豹祠乃於神像後出一豹尾春陵有象祠乃塑一象垂鼻輪困流俗之無知亦已甚矣

退之木居士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蓋當時以木類人形因以乞靈也在今衡州之耒陽縣元豐初旱縣令禱之不應拆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為形而事之南方淫祠所至有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黜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主之神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村民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近士大夫

家亦漸習此風殊可駭嘆揚用修曰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究題為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

張巡力竭西向再拜曰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此厲字與伯有為厲之厲不同原其意誓欲為猛厲之鬼以殺賊耳李翰表云臣聞強死為厲游魂為變有所歸往則不為灾此正伯有為厲之厲翰之意盖欲乞為墓招葬巡等故云然耳後人多誤解致生邪說至有謂巡為掌疫癘之鬼遂致道觀貌巡為青面鬼狀可怪也吳中羽林將軍廟謠為兩淋而不覆以屋三孤廟謠為三姑而肖三女郎山西有丹朱嶺盖堯子封域也乃鑿一豬形以丹塗之世俗傳訛大率類此

春申

廣司李德裕僉事云江陵北有奉甲站初不曉奉甲為何義詢之父老乃春申君所居春訛為奉申誤為甲也

席上
腐談

牛王

有客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于壁而牛

王居其中問牛王為何人乃冉伯牛

席上
腐談

天妃

天妃宮江淮海神多有之其神為女子三人俗稱為林

靈素三女太虛之中惟天為大地次之故一大為天二
小為示天稱皇地稱后海次於地者宜稱妃耳其數從
三者亦因一大二小之文蓋所祀者海神也元用海運
故其祀為重司馬溫公則謂水陰類也其神當為女子
此理或然或云宋宣和中遣使高麗挾閩商以往中流
遭風賴神得免使者路允迪上其事於朝始有祀

丘文
在天

妃廟
碑

倪縮曰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預知
禍福在室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於州里至
元中顯聖於海運萬戶馬合法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
妃賜大牢洪武初海運風作飄泊糧米數千萬石於落
滌萬人號泣待死大叫天妃則風回舟轉遂濟直沽後
又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自海舟之顯聖不一四
方受恩之人各處立廟享祀無窮

張僊

世所傳張僊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花葉夫人入
宋宮携此圖懸于壁一日太祖見詰之夫人詭答曰此
吾蜀中張僊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蜀人劉希召推官
如此說蘇老泉時去孟蜀近不應不知其事見金臺紀
事余謂孟昶降時曾入朝宋祖豈不識其面而為花葉

夫人所欺恐未可信也

若耶廬山

鄭弘採薪得一箭有人來取之弘還之問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許之故若耶溪風至今為然呼為鄭公風

本傳

水經注宮亭廟神能分風劈流故曹毗詠云分風為二劈流為兩

廬山廟有鬼詐為廟神能於帳中與人語飲酒則自空中投杯又能分風送舟祈靈者甚眾樂巴為豫章太守至廟即失鬼所在乃下山林廟社迹捕之鬼遯至齊郡

變形為書生年少美姿容縱談五經齊郡太守愛之妻以女巴聞遂解郡自往逐捕之書生聞巴至匿不肯出就坐作符符無人自行虛空中至書生所書生向婦泣曰死矣柰何遂自執符詣巴巴叱曰老魅胡不復而形書生應聲變為狸扣頭乞活巴勅神兵殺之太守女所生一子亦化為狸亦殺之

真山通鑑

琅邪代醉編卷之三十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蒼梧楊際會士遇父校

李泌王玄

出而為山人者李泌是也。不出而為侯者王玄是也。漢
王玄隱於侯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為名。
荆公草堂懷古詩。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窳堵波。
他日隱侯身亦老。為尋陳迹到烟蘿。又有山人而自號
為侯者。种明逸。昉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
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

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帝東巡
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身故人號爲白衣
尚書陶真由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以咨訪
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王濬王除尚書僕
射素有脚疾嘗還家卧江夏王啓文帝曰王球誠有素
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
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職蓋所以
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令狐滈絢之子及
第遷右拾遺當時謂之白衣宰相

隱

隱一也昔之人謂有天隱有地隱有人隱有名隱又有
所謂充隱通隱仕隱其說各異天隱者無往而不適如
嚴子陵之類是也地隱者避地而隱如伯夷太公之類
是也人隱者詭迹混俗不異衆人如東方朔之類是也
名隱者不求名而隱如劉遺民之類是也他如晉皇甫
希之入稱充隱梁何點人稱通隱唐唐暢爲江西從事
不親公牘人稱仕隱

吏隱

吏隱文選注鄭欽余攷汝南先賢傳鄭欽去吏隱居蟻
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芟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琴

書自娛則去吏而隱非吏隱也。由樂天不如作中隱
隱在留司間東方朔避世金馬門此則真吏隱也。然無
吏隱字孫綽嘗謂山濤吏非吏隱非隱吾所不解吏隱
二字或本諸此偶讀釋氏稽古略伯陽年二十三仕周
簡王為守藏吏十三年遷柱下史自是五十四年不遷
時人目為吏隱此則二字相連然則始於伯陽也

弇州山人曰東方曼倩陸沈金馬為大隱朝市之說其
流弊至於無所底止有所謂通隱者何點也見本傳充
隱者皇甫布之也見桓玄傳黃扉隱士者許寂也仕蜀
好脩鍊見蜀檮杌隨駕隱士者盧藏用也舉進士不調

始隱終南有意當世見本傳游俠隱士者前何點與弟
胤也遨遊人間見本傳

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
有虫觸之不得出而死焉舍乃嘆曰吾生亦如是矣仕
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久淹耶遂掛冠而退時人謂蜘蛛
隱

不娶 元紫芝

元紫芝為魯山令天下高其行故以魯山稱房瑄嘆曰
見紫芝眉宇令人名利之心都盡生六十年未嘗見女

色云 王達 撰書

良印心碎局

俞紫芝

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心法所至翛然而工於作詩王荆公居鍾山秀老數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蓉映碧流未怕无劉妨獨步不妨陶謝與同游者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荆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之者不得與林和靖一流槩見於隱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荆公亦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闕每

山行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介靜一日見公云吾欲去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公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爲之大笑

石林詩話

种放

种放隱終南山至老不娶養母非力耕之粒不饋四方從學者幾百人由此被召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從豫章太守范甯受業通五經併緯候

號曰顏子。既而閒居讀老易入廬山事釋慧遠布衣蔬食終身不娶辟撫軍叅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宋祖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既踐祚召至京師爲開館東廓門外數幸問時號通隱宋書

陽孝本

陽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一園甚幽邃學博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爲留月餘號曰玉岩居士仍作真贊居士平生不娶東坡每來謁直造其室嘗戲以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曰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皆謂無妻也居士後以經明行脩得官居

太學年七十乞致仕朝廷寵以奉議郎直秘閣俾領宮祠以歸居士貧而好收書晚得妾生二子每拊其首曰吾惟有書數千卷遺汝泊宅編

士人爲僧道

庀言有士人爲僧道者各數人又唐有馬嘉運許淹韋渠牟嚴礪皆曾爲僧宋僧如璧乃江西進士饒節次守也少年嘗投書於曾子宣論新法不合乃祝髮更名長於詩後改字德操梅花一聯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人間第一春又答呂居仁寄詩云長憶他時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鷄鳴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詩繞竹行俱見

倚覺寮
雜言

孫晟

孫晟初名鳳密州人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室後易儒服謁唐莊宗於鎮州用為著作郎天成中奔吳烈祖得晟甚喜以為右僕射後周世宗征淮元宗懼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入周馬令南唐書

李昭徽

北魏李昭徽博涉稽古脫略不羈時人稱為播郎志好隱逸慕葛洪之為人初為道士中年應詔舉為高唐尉大業中將妻子隱於嵩山號黃冠子

由吾道榮

由吾道榮少為道士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訪之道家符水禁咒陰陽曆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後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木北史

第五倫

第五伯魚倫父宦不達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五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

劉軻

劉軻釋名溢納沛縣人天寶之亂入湘至韶州師事月

華寺僧惠朗所謂大小朗也後居羅浮讀黃老書從壽
春楊生授春秋元和初乃踰嶺隱廬山萬杉寺與隱士
茅君遊元和末登進士有文名名與韓柳並官終洛州
刺史廬山紀事軻爲僧時嘗葬遺骨其夜夢書生來謝與之
三鷄郊軻爵一而吞二後遂精儒術與吳武陵並以史
材直史館據言

吳筠

吳筠性高鯁不耐浮沉于時去居南陽倚帝山請隸道
士籍本傳

徐安貞

徐侍郎安貞久居中書省常叅李右丞議恐其罪累乃
逃隱衡山岳寺爲東林掇疏行者而喑啞不言者數年
後值修佛殿僧中選善書者題其梁而徐行者跨而越
之掌事怒以杖擊其背行者乃畫地曰某口雖不言昔
年曾學大書乞試之乃題數行僧皆悅服因遣畫書之
時李北海嘗遊岳過寺觀其題處曰不知徐公乃在此
召至握手言曰朝列於公已息論矣遂解其布褐飾以
簪裳僧潛匿無地徐曰吾恐逢非罪邂逅深山凡庸僧
輩安能識我汝無疑也江夏公因戲之云徐郎曾吟峴
山思駐馬漢水憶迴舟又暮雨水猶濕春風帆正開否

徐曰啞啞之日時亦默而誦之二聯乃安貞佳句也因同載北歸

宣宗

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為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為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者初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識耶陸游避暑

漫抄

裴休

裴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以為不為俗情所得可以說法為人北夢瑣言

賈島

禹錫佳話賈島為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慙惡遂除島長江簿此與唐宋遺史所載畧同程錡有奪卷忤宣宗之句鼠璞何子容曰退之送澄觀詩我欲收斂加冠巾送靈師詩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蓋愛其人則欲人其人也唐末張崇嘗為僧後還俗應舉為趙崇寧所抑或曰劉軻蔡康非僧乎趙曰劉蔡作僧未為人知翻然貢藝有何

不可張榮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乃於簾
前進詩如此行止豈掩人口某十度知舉十度斥之夫
張收之桑榆而趙反惡其初服何其與韓異也昔賈島
不失為詩人成汭李罕之皆為賢州牧將入其笠而招
之可乎鮮于鳳以逸才為薛能柳玘所愛鳳之為僧薛
實使之後反初服柳遂拒之玘亦崇寧之見耶富鄭公
居洛喜人出家東坡以畜髮為參寥子吊而子由以削
髮為俞才老勸吾不知其何也王旦為相二十年及死
自云無狀命祝髮緇衣家人欲從之以婿蘇耆力排而
止耆不從亂命有功于此翁矣按此則士曾為僧者唐

有張榮蔡康成汭李罕之鮮于鳳數人矣

僧尼之始

侯鯖錄云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
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則先仕宦而後為僧者
蓋始於峻也

徐敬業

徐敬業事唐書則曰敬業亡命不知所之而紀聞所載
甚詳謂敬業擒所養似已者斬之而敬業逃入山為僧
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名住括者正敬業也而本事
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為衡

山僧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周歲卒

野客叢書

駱賓王

唐駱賓王倡義誅武氏不克亡為僧因續宋之問宿靈隱寺詩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五韻覺之乃遁宋潘閔因太宗晚年好燒煉丹藥以方獻之事敗匿潛山寺為行者題詩鍾樓云遠寺千千萬萬峯失其第一句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鍾孫僅為都官至寺見詩曰此必潘逍遙也求見之亦遁予謂二公皆以禍難迫切不得已而隱跡空門無足怪也獨不滿者唐賈島宋饒節負才蘊美足稱奇士其在當時諸名公韓昌黎之於賈呂東萊之於饒莫不敬愛而傾下之借欲避世何所不可顧從髡緇以自終歟豈亦有故而未之見耶

夢蕉詩話

邊鎬

楚馬希崇禽希萇囚於衡陽自立既命舟追之約於長沙昭澤沉之廖光圖子仁勇劫而立之號衡山王希崇懼求救於吳命邊鎬將兵救之實伐之也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鎬至希崇遂降先是吳欲加兵於楚以鎬多藝使詐為僧以遊長沙弄鉞行乞未幾亡去故吳以為將而鎬非將材每出師皆載佛而行祝以請福

三楚新錄

潘閔

許洞與潘閔錢易為友狂放不羈閔坐盧多遜黨亡命
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遙平生
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汝口呶呶罰教
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鎮長在駭雷叱電
趕出這老怪中吳紀聞

韓熙載

韓熙載仕江南每得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被衲持
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為常

崇儼

隋文帝以沙門彥崇為翻經館學士後始命僧為官唐
以不空為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卿宋太祖加霽朝散
大夫階太宗加法賢試光祿卿階古今事物考

贊寧

宋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王
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禽略六壬遁甲俱無壽貴處訥
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寧曰母謂生我時錢
文穆王往臨安拜瑩過門兩作避於茅簷甚久浣浴襦
藉徘徊方去見湘山野錄

姚泓

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綠毛覆體來僧前云是晉姚泓
當時我因為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
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如指諸掌有
史氏闕而不書者

樊若水

樊若水不得志於李氏祝髮為僧廬于采石山鑿石為
竅及建石浮圖月明繫繩于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至
江北以度江面即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度浮梁
不差尺寸隋煬帝征遼造三浮橋遼水既成橋短丈餘
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乘岸上擊之麥鐵杖戰死始
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遂以
濟然隋終不能平高麗宋朝遂下江南者實天意也

查道

查道性淳古早寓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給衆常衣
巨衲不復洗濯以育蚤虱晚年待制龍圖閣朝列伏其
重德咸謂之查長老道初應舉自荊州湖遊索獲資十
餘萬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
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橐求良謹者嫁之是歲
由此罷舉又嘗於旅卽床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意所
遺者必復來求之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嘆惋而已道

詰之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喜請
留三之一以為謝道固拒之而去

國老
談苑

吳元常

吳元中丞相之弟名敘字元常能詩有水竹清瘦霜松
孤之句除南京敦宗院教授未赴勿心棄官為僧法名王
光晚主衢之烏巨寺後元中丞相薨當家無人其祖母
韓夫人奏乞元常歸故官詔許之元常迄不就

葉法善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累拜為鴻臚卿

德操

德操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恠而問之僕曰
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白崖長老有道價徃請一轉語
忽爾覺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
崖問道八日而悟與其僕祝髮為浮屠德操名如壁僕
名如琳遍參諸方陳翁關子開兄弟皆以詩稱美之
至江浙樂靈隱山川日掛錫焉琳抱疾亟操躬進藥餌
既卒盡送終之義後王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為請疏其
略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
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
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為詩文皆高

邁號倚松集云

劉秉忠陳孚胡深

元世祖時有僧曰聰書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旨授以官復其姓名曰秉忠位至太保即元史劉秉忠也元陳孚字剛中初祝髮為僧後還俗至元中以布衣獻大一統賦累官禮部郎中台州路治中又洪武初胡深字仲淵少負大節當元季自晦落髮為僧棲於松源山中天下大亂深反初服聚兵結寨以衛鄉里歸附後為吳王府參軍以死節追贈伯爵

明濬

元明濬字天淵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後髯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米復見心而髯如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怪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去髮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無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七脩

丘玄清

富平丘玄清者年十二因病出家為道士洪武辛酉遇張主事于武當山居五龍雷應宮有薦其材者上召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

戊辰一甲

正統戊辰科進士一甲三人時稱儒道釋狀元彭時安
福人儒籍榜眼陳鑑姑蘇人謫戍蓋州衛依神樂觀道
士年三十四未娶出家故也探花王正源縣人父興早
世生母劉幼避嫡妬居大興隆寺故人以釋目之齒最
少者香河李泰父永昌見任太監尤為異事古語謁者
監曷嘗有兒然則泰非邪

長生

楊用脩曰昔聞彭祖壽八百不無疑焉後於張懷瓘書
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八
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

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矣於先魏史見羅皓百二十歲
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李元奭百一十六歲為
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定百三十歲猶以易教授然
則彭祖之壽非誣矣

伊尹壽百有五歲

見竹書紀年

太公壽百有十歲

見金石錄

修鍊

神仙修鍊之術非親涉其門者不得了見息庵王思誠
字陳泥丸翠虛篇略云採時喚為藥煉時喚為火結時
謂之丹養時謂之胎其實一也所產之處曰川源山海
所藏之器曰壇爐鼎竈所稟之性有鉛汞水火之名所

成之象有丹砂玄珠之號惟一物也古人剖析真元分別氣類所以有採取交會煅煉沐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斤兩之論辨析名義比它書粗為明白

寶退錄

丹

蘇子由曰予治平末沂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真君長生金丹訣示予問之曰子知金丹訣否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內丹成則不能

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託尸假而去來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弊絮而寘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皆化為黃金者又有服玉泉死於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子之說信然哉後十餘歲官於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為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

也。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真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矣。子為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龍川志畧

房中

武帝召東方朔問道。朔曰：陛下當自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乃出宮女希御幸者，賜之朔與行道女子並百歲而死。惟一女子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更迎致之，問其道術，善行交接之事，無他法也。受道者皆與之通。或

傳世淫之陳盛父子皆與之行道。翟丞相奏壞風俗，請

戮尤亂甚者，乃徙女子於燉煌，後遂入胡，不知所終。

漢武

故事

神君者，長陵女子也。先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

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名如也，祀之。遂關

言語，說人家小事，頗有驗。上遂起栢梁臺，以祠神君。請

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於神君。神君乃見形，自修飾

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潔，故

齋戒祈福，今規欲為淫，此非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

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為禱於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

氣少壽命弗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霍將軍不曉此
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非可救也上造神君請術行之
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曉其術年
百餘歲貌有少容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亡去東方朔
娶宛若為小妻生三子與朔同日死時人疑化去自後
貴人公主慕其術專為淫亂漢武故事

縮錫

元和中江淮中唐山人者自言善縮錫後於楚州逆旅
遇一盧生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
唐為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中途止一蘭若夜
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語之唐笑曰
某數十年重趼從師只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因作色
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焉不意
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驟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眈
之良久曰某刺客也舅不得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
囊出七首及勢如偃月執火前尉斗削之如扎唐恐懼
具述盧乃笑語唐幾悞殺舅此述十得五六方謝曰某
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
金縮錫傳者亦死某父得乘躑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

所在

酉陽雜俎

肝肺

俞琰曰肝屬木當浮反沉肺屬金當沉反浮何也肝實而肺虛也石入水則沉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南海有沉水之木木石虛實之相反也

玉洞定時

玉洞定時欲知時辰之陰陽當別以鼻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席上腐談

仙

羅泌曰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稽矣計其年皆不乏

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真人壽蔽天地蓋天真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真人而已蓋乘間維而基七衡陵罔闕而隘八落者也又曰後世有聖人者形體不敝精神不越亦可以齡逾數百雖有脩縮之不齊亦時與數當然爾然未有不死者釋氏有所謂無常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蓋物莫不有數故雖天地莫能及山亡川豈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崖陰著蟪蛄之甲晉殿破榼昆明劫灰則地屢敗矣土石自天星殞如雨或夜明逾晝或越裂崩墮則天有時而毀矣宛首亦

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而况於人乎奈何封君世辟不知乎此蔽於方士之言以求不死也稽之其徒初無是說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疾崩塋橋山莊周言老子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而師曠亦謂周太子晉色赤不壽後三年而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是老子初無青鹿上陞之事黃帝初無蒼龍高蹈之言子晉初無彩鳳空騫之語皆方氏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耳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因有終變僅佳千歲老彭七百亦必死而已昔班生謂道家本出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以自守清虛以自持君人南面之術而老君亦令寇讒盡去三張偽法盍氣穢事謂大道清虛顯以禮度為首豈有茲事竊究其要與世禮正胡翩而尤以信行為軌軌初無不死之言予悲夫世主之甘心於其聾瞽而不悟也

尸解

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尸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扣棺仇季子咽金液而鼻徹百里季主服霜散以潛升而頭足異處黑狄咽虹丹而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栢成納氣而胃腸

搜神記卷之三十 下

三腐西陽雜俎

三花

三花聚頂五氣朝元道家脩養之法也三花落則死矣
三花未落乘輿來過言有生之年未死之日猶有再會
之期也

許公言

安定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冲喜延方士有
許公言者其人皎然玉樹有小爐高不盈尺以少藥物
煎煉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何如仲山
曰畢竟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別邀

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
年亦難困宜順受之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
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甚靳者仲山問其行
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冲無疾而亡踰年金
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沾於危僅得脫平
生守許之戒不渝晚而襲爵年八十七乃終克家端明
則其曾孫也

武夷舊志

武夷山舊志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魏子騫
會鄉人於山頂虹橋跨空魚貫而上頂結綵屋幔亭飾

以珍珠輝煥玲瓏三面設玉皇 姥真君座悉施紅雲
裊紫霞褥命張安陵打引鼓趙元奇拍副鼓劉小禽坎
鈴鼓曾少重擺鼗鼓喬知滿振嘈鼓高子春持短鼓鮑
公希吹橫笛何鳳兒拊節板東幄奏賓雲左仙之曲次
命董嬌娘彈坎篪謝英妃撫長琴呂荷香曼圓腹黃次
姑噪悲慄秀淡鳴洞簫宋小娥運居巢羅妙容揮鉦鈹
西幄奏賓雲右仙之曲行酒進食乃令彭令昭唱人間
可哀之曲云云今武夷新志止有彭令昭一事而張安陵
諸人姓名俱不載賓雲二曲則舊志亦不傳矣後又見
諸山記撫長琴作撫長离運居巢作韻居巢末又有郝
幼仙擊鐃鉉一句又各注云引鼓如今杖鼓之狀長离
即大箏圓腹即琵琶悲慄即感慄居巢即大笙鉦鈹即
銅鈸鐃鉉即平底斯羅也因此知各樂器之別名更善
後又載行酒命食或云萐音即水苔也或云細糲即苻
也或云石蛔臍即小蟹也或云沙江鮓即鯪也或云何
祗脯即乾魚也諸名亦異併錄之諸山記載曾慥類說
中不著作者姓名

武陵

晉太康中武陵漁人黃道真汎舟泝流而入見山中桃
花夾岸落英繽紛觀一石洞涓流中吐寒聲漱玉居室

蟬聯池亭連貫雖男冠女服略同於外然所服鮮潔顏色燦然見道真甚悅遞邀至家為具酒問今所歷代道真其實告眾皆歎曰何人世之多遷貿也道真辭出他日復尋花源之路乃迷不復見矣

三洞群仙錄

滄洲

隋大業九年元藏幾為過海使判官風飄至洲島間舟人云此滄洲去中國已數萬里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人多不死居所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洲上有久視山有金池水石泥沙皆有金色有金莖花如蝶人皆帶之曰不帶金銀花不得到仙家藏幾淹留既久忽

念中國洲人製凌風舸以送之不旬日即達東萊

杜陽雜編

蓬萊島

明州士人陳生赴舉京師航海欲至通州而西忽遇暴風巨浪如山舟隨風東行數日方止生驚悸稍定聞鐘聲隱隱指顧之際見山峯甚邇遂尋浦淑維舟而上佳木蒼蔚珍禽鳴弄凡十餘里見一精舍榜曰天宮之院長廊幽閭寂無誼譁一老人龐眉鶴髮神觀清臞據床而坐弟子環侍者甚眾見客皆驚陳生告以故惻然憫之授館於一室乃饌客焉器皿皆金玉蔬茹皆藥苗老人自言因唐末巢寇之亂避地於此中原天子今誰氏

尚都長安否。陳生爲言。自李唐之後。更五代。凡五十餘年。天下乃定。今皇帝趙氏。國號宋。都於汴。海內承平。兵革不用。上咸唐虞矣。老人嗟咨久之。命二弟子引登山。觀覽。陳生因問老人何仙。二人曰。唐丞相裴休也。我輩皆處士。非神仙也。至山顛。有一亭。榜曰笑秦。意以秦皇遣徐福求三山神藥爲可笑也。遙見一山。突兀干霄。峯頂積雪皓白。二人指曰。此蓬萊島也。因請老人登之。老人使具舟行。須臾至山下。時夜已暝。忽見日輪晃曜。傍山而出。波聲騰沸。洶湧澎湃。赤光勃鬱。洞貫太虛。頃之天明。見重樓復閣。暈飛雲外。瑞霧葱蘢。二人云。近世常

有人迹至此。群仙厭之。故超然遠引。鴻蒙之外矣。惟純陽子一歲兩來。卧聽松風耳。乃復還。老人所求歸。老人戒之云。慎勿寤。而語言爲害最大。又云。楞嚴經不可不誦。復令二弟子導之。登舟轉盼之間。已至明州海次矣。時元祐年間也。比至家。而妻子出世已久。親朋亦鮮有存者。舒信道嘗爲記之。今錄其略。此墨莊漫錄所述也。其事與桃源事相類。不但芙蓉城夢遊之比矣。

三山

祥符中。封禪事竣。年執對於後殿。上曰。治平無事。又欲與卿等一處閒玩。今日可矣。遂引群公及內侍數人入

一小殿多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入乃復招群公
從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峯百嶂雜花流
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
一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久邀
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群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
論皆玄妙之旨而牢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
庭除笙簫振林木至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
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
以請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群臣自失
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也

行營雜錄

仙傳國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傳之類大抵荒唐謬悠殊不能考引史
策如衛叔卿事云漢儀鳳二年孝武皇帝閑居殿上而
見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國
遣使獻香案儀鳳乃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大武唐
睿宗紀年名而誕妄若是自餘山經地志徃徃皆然近
世士大夫采一方傳記及故老談說競爲圖志用心甚
專用力甚博亦不能免抵牾高夔守襄陽命僚屬作一
書其叙歷代沿革云在周爲楚鄧鄭諸國據左傳鄭乃
鄧邑後巴人伐楚圍鄧蓋楚滅鄧故亦來屬元非列國

也。又引左傳：蔓成然事以蔓為國，括成然乃楚大夫，靈王奪其邑，無所謂蔓國也。容齋四筆

仙鶴觀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太子陵仙鶴觀。每年九月三日，夜有道士一人得仙，已有舊例。至日，具姓名申府。張竭忠為令，不之信。陰令二勇士執兵覘之。至三更，有一黑虎入觀，來銜一道士，射之不中，棄道士而去。令於是申府請弓矢，大獵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錄冠帔髮骨甚多，其觀遂廢為陵使之居。續博物志

換形

葉宗可元末避地淮陽，時寇至，積屍滿野。葉宗可晝伏夜行，至前途度不能行，則卧地上，雜衆屍中。至夜，分明月下，遙見一人來，燭籠前導，近而視之，一道士也。一童子執燭，偕至屍旁。道士以燭燭群屍，凡婦人老翁幼稚羸厄殘廢者，俱手提而擲之，輕如一葉。俄得一壯男子，骸體魁碩，道士細視之，有喜色，乃即解衣與之，合體相抱，持對其口呵氣入其中。良久，道士氣漸微，屍冉冉動，俄而欠伸，又開眼，遂推道士於地，蹶然而起，立仍令童子執燭前導，飄然而去，不知所之。見志怪錄。

蔡尋真

陳東靖康中飲於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東不之顧乃去倚欄而歌望江南音調清越東不覺傾聽其詞曰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嬾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鐵板閒引步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露冷月華清問詞孰為之曰上清蔡真人也言訖得數錢即下樓去丞使追之已失矣夷志上清真人不知何指紀遊集錄之尋真觀曰即蔡尋真也未知是否廬山有女真蔡尋真李騰空蔡居九疊南李居凌雲峯下李林甫女蔡侍郎某女宋時京師歌者不招而前謂之打坐廬山志

精氣

九華真妃曰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面焦腦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彼其所言磨鏡之石決牖之術童面之經還白之法益精之道不過是寶精之氣耳故曰上品上藥神與氣精

攝生

青州錄事參軍麻希憲年九十餘致仕唐太宗問攝生術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而已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平生未嘗以

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宋呂許公為相問服食之法於任恭惠公公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悞耳謂石蘊玉而山輝水合珠而川媚許深以為然

金丹

語曰天下萬事俱順惟金丹地理為逆然哉金丹之道曰還曰返地理之說曰聚曰止老氏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故不返不還則散不聚不止則離氣之衰也物之順也生之所以死也能返能還則疑既聚既止則合氣之盛也物之逆也死之所以生

也故以之養生則精氣神混合為一形神俱妙可以長上以之蓋亡則峯巒丘阜四面環拱乘其生氣鬼福及人其術雖流於方伎然其始之作者大都能窺見天地玄妙故能以術收攝盜竊元神歸於一所有立竿見影之驗今之術者非古昔比也而假託古人以言禍福損益何與推澤寤語

葛三

大曆初鍾陵崔希真工繪事冬日晨出見一老人避雪門下延入具大麥麵食之又獻松花酒老人懷中取一丸藥置酒中酒頓甘美仍以數丸遺崔崔入宅復出老

人已去有圖於所畫素上者皆非常意所及遂踏雪尋
至蘆洲中見缸中數人而樵客在側顧笑曰葛三乃見
逼於伊人李極光天涉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也
其藥乃千歲松膠也原化記野處詩天上惟留滕六住人
間會有葛三來

地脂

高展為井州判官一日見砌間沫出以手撮之試塗一
老吏面上皺皮頓改如少年色展以謂必神藥問承天
道士答曰此名地脂食之不死展乃發砌已無所覩鎮方

編

三十卷終

道藏

